

編者按

內地電影《孤注一擲》引起巨大回響，反電騙呼聲愈見高漲，打擊緬北電騙聯合行動雷霆萬鈞。世界之大總有暗處，我們想當暗處的微光，揭開緬北詐騙園區實況，奈何尋找受訪者波折重重：有的顧慮平靜生活被打破拒絕受訪，有的警惕地詢問：「我怎麼知道你不是騙子？」；甚至有「知情人」拿血腥照索取「爆料費」……可幸，有人願意挺身而出，「淋過雨，也想為別人撐傘」，於大公報系列專題《電騙血與淚》中揭開傷疤，用微光照亮更深、更遠的地方。



電騙血與淚

從2020年5月28日和幾個熟人偷渡前往東南亞「撈一筆」，到2023年6月15日以海外詐騙集團「豬仔」的身份被解救回國，「90後」朱阿福（化名）的「發財夢」，延續了1113天。「要出去（非法出境涉足詐騙業）前，先想清楚有沒有命回來。」他後來才恍然大悟：早在踏出國門得

知目的地是電詐園區的那一刻，厄運的大幕已經拉開；他也曾無數次慶幸，「一定要回家」的信念一息尚存，未被「騙人才能救自己」的歪理洗腦征服，最終重返家鄉、逃過一劫。站在福建省晉江市池店派出所兩層防護窗內，朱阿福若有所思：「三年前一起出發的夥伴，我再沒見過他們，已經人間蒸發了。」過去三年，阿福只當是做了一場噩夢。

大公報記者 蔣煌基、曾萍



▲過去三年，朱阿福彷彿做了一場噩夢。東南亞詐騙園區的非人生活，讓他至今心有余悸。

自欺欺人

「一起走進電騙園區的夥伴 人間蒸發了」

我不騙人 如何自救

「那時候村裏的小混混林千福（音）約我一起到海外拉人賭博，一個月工資1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。」說到「賭博」兩字，阿福直截了當。學歷只有小學肄業的阿福，從小和父親相依為命，「淘金之旅」前，他一個月的月薪有6000元。但經歷父親的去世，一種「想出去闖一闖」的想法在阿福腦海激盪。每月4千元的「差價」或許不能立刻改變他的生活，他卻想以此改變自己並不順遂的命運。

單憑對同鄉的信任，阿福連目的地都沒問清楚，便和林千福以及另一個從小認識的朋友一起出發。「其實林千福自己也是被騙的，只是他又拉了我們一起下水。」幾個人在跨越國境後很快失散，被分別賣到了東南亞幾個不同的詐騙園區。

是全免。」幻想海外淘金的「豬仔」懵懂之時，不知不覺背負了以「路費」為名義的高額債務，無論想走還是想留，都得償清「欠款」才行。這是跨境詐騙集團對新「豬仔」的第一重盤剝。

不被你騙也會被別人騙

要還債，自然得努力「工作」，但從「受騙者」到「騙人者」，也要經歷一番心理轉變。阿福說，有的人會「自我洗腦」，但新人如果因為騙人而心生愧疚，詐騙公司也有專人進行「心理疏導」——一方面反覆向「豬仔」灌輸歪理：他們騙取的錢財並非來自自己的父母親人、受害者都是陌生人、他們被騙是自己的選擇，「就算不被你騙也會被別人騙」；另一方面點燃「有錢可以受尊重，可以為所欲為」的慾望，讓新「豬仔」相信自己可以賺到想要的一切，「安心跟著做就能實現夢想」。

阿福說，自己所在的組織不斷誘導「豬仔」不擇手段賺錢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見縫插針，比如有人「開單」（行騙得手）了，主管會豪氣地請大家吃燒烤，與園區內清湯寡油的伙食相比，這顯然具有相當強的吸引力，內心動搖的人由此重新看到虛幻的「希望」，甚至對電詐園區產生認同感，與同夥之間變得更有「默契」。

作為一名反詐志願者，過去兩年間張佳（化名）收到不少由電詐園區內發來的求助和諮詢。幫助國內家屬為深陷境外詐騙園區的親人「贖身」，張佳坦言過程中曾遇到過對方不

願離開的情況。有一次，有家屬找到張佳，表示自己的孩子被騙到了海外詐騙園區，「孩子每天被打罵，都要跳樓了」。張佳利用人脈在詐騙園區內找到了這個孩子，管理孩子的「代理」卻表示對方不肯回家：「小孩說，代理每天給他吃自己在家從沒吃過的好東西，所以他他願意馬上回家，等賺了錢過年再回去。」

迷途羔羊：還能有更多業績

曾去營救過緬甸東部克倫邦妙瓦底底區受害者的阿武（化名）也遇到類似情況。有一次他受胡平（化名）父母的委託，贖回已在詐騙園區數月的「迷途羔羊」。然而當中間人找到胡平時，胡平反而有些惱火：「我手上已經有很多客戶了，馬上都能『攻』下來了，要是再給我幾個月，我還能更多的業績！」已經被洗腦的胡平一度不願意離開。「很多人在詐騙園區有業績的話，他們在園區的待遇甚至還挺不錯。」張佳無奈地說。

「但我只想回家。」就是這麼一個念頭，朱阿福逃過被電信詐騙集團榨乾的厄運。3年多以前一起出境「淘金」的夥伴，阿福再沒見過他們。至於那個誘騙他上當的林千福，阿福只知他被賣去緬甸，「聽認識他（林千

福）的人說，微信打錢給他也沒接收，是死是活不知道。」想起林千福，阿福心情矛盾：「恨他也沒用，徒然增加自己心理負擔。而且他還沒回來，我巴不得他也能回家。」

天推

在詐騙公司，由公司提供「客戶資源」，或公司本身具備「引流部門」的「業務員」被稱為「天推」。「天推」通過添加公司提供的聯絡方式，將對方引流到對應的詐騙網站或軟件行騙。

地推

需要靠自己開發「資源」的「業務員」被稱為「地推」。例如在菲律賓風行的博彩詐騙，「地推」需要自己註冊大量的社交網站賬號加入各類群組，將上當者引至對應的詐騙網站或軟件行騙。

盤口

賭債集團犯罪團夥實施詐騙、色播斂財的地方。

慾壑難填 「海外賺海外花」

罪惡都市

從事電騙真的能一朝暴富？據阿福介紹，在東南亞詐騙公司，「業務員」（一線詐騙人員）「開單」（行騙成功），可得約15%提成，代理則有35%左右，剩餘的歸老闆。「有沒有賺到錢？你想多了，沒在那（園區）餓死已算好了！」當記者問及3年來在詐騙園區到底「有沒有賺到錢」時，阿福的語氣加重了，「我們之間流傳着一句話，海外賺錢海外花。」阿福說，不管一線詐騙人員，還是代理，或者老闆，大家心知肚明，那些黑錢根本無法帶走。

沉淪毒海 賺了錢就買毒品

當地的消費，也遠沒有想像中物美價廉。在某菲律賓博彩中文網站的「外賣點餐」區內，映入眼簾的是各式中餐菜單：湘菜、川菜、豬肚雞、肉夾饃……它們的配送範圍，覆蓋了當地詐騙園區林立、大量華人聚集的區域。「一杯珍珠奶茶30元，一份青菜48元，一小份蝦128元，一頓不太像樣的燒烤1500元起跳……物價水平就是這樣。」阿福說，除了飲食消費，吸毒也需要花錢。「那裏（東南亞詐騙公司）吸毒的人很多，我宿舍裏面就幾個吸毒，他們賺了錢，就買毒品。」至於阿福，則仍是因為「想回家不想涉案」，沒有沉淪毒海。 大公報記者蔣煌基

精神洗腦

通過詐騙公司開會、培訓、「心理疏導」等一系列洗腦課程，「豬仔」逐漸形成「騙人是為了自救」、「不被我騙也會被其他人騙」的自洽邏輯。

三招毒計 威逼利誘

卡院

為這些盤口服務，負責關押、虐待偷渡客，逼迫其從事詐騙業的地方。

精聊

即「精神聊天」，詐騙分子通過添加受害者頻繁聊天，建立精神上的親密關係，取得好感與信任，從而達到「精神控制」的效果。

殺豬盤

詐騙犯將受害者稱為「豬」，把交友工具稱為「豬槽」，把聊天話術稱為「豬飼料」，把聊天或者假戀愛真斂財的過程稱為「養豬」，把最後詐騙錢財稱為「殺豬」。

經濟壓力

「豬仔」出境前往詐騙園區的費用往往十分高昂，從數萬元到十數萬元不等。這需要「豬仔」投身騙局，自己通過電詐、拉親友入夥等方式償還。

肉體折磨

對於不願投身詐騙業的「豬仔」，詐騙公司會對其施以體罰，逼其屈服。

電騙術語

「豬仔」終點站 妙瓦底有入無出

有苦難言

阿福說，對於電騙「豬仔」而言，真正的「終點站」是緬東的妙瓦底。這裏由地方武裝控制，據傳從事電騙人員5萬餘，已發展成幾十個園區，臭名昭著的「KK園區」正坐落於此，「如果落入妙瓦底，基本回不來了。」

阿福表示，一旦「豬仔」進入妙瓦底，手持AK47的武裝人員會把「豬仔」接走，並帶到亞太城或KK園區的電信網絡詐騙園區。這些園區充斥着偽裝成博彩、期貨和比特幣平台的「老千局」，園區內設有高牆、鐵絲網以及全副武裝的保安和打手，猶如監獄一般，深陷其中如置身煉獄。

暗網懸賞 出逃「豬仔」亡命天涯

並不是每個身處詐騙園區的人都想離開，但想要逃跑的「豬仔」絕非少數。3年多來，阿福親眼見過近30人試圖從各個園區逃離，只是「逃走」並不是容易的事。「老闆的下級代理攜帶手槍，園區管理有長槍。」阿福說，如果有「豬仔」逃跑，老闆會通過暗網以及「紙飛機」（Telegram）等平台發布懸賞令，負責抓捕的人，抓到一個「豬仔」就可以得到5到10萬元的賞金。高額懸賞、天羅地網，「豬仔」幾乎在劫難逃。至於被抓回來的下場，則可想而知。

「聯手反抗？更不可能！」阿福說，僅他在的園區就有1000多人，「大家彼此都不敢過度接觸，互相提防着，何況被發現糾眾反抗，下場會更慘。」 大公報記者蔣煌基